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異學

老子

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於取之。張之之意。乃在於翕之。權詐之術也。

撝謙曰。老子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言天道之自然也。將欲秋收而草木盛長。非張之之意乎。將欲衰困而骨節堅强。非强之之意乎。天欲亡吳而使夫差驟興。非興之之意乎。天欲削趙。而與以上黨。非與之之意乎。此言不可恃勢之强盛。而失其守柔守弱之意。故下文繼之以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若謂老子欲以此詐人。則失老子之意矣。然而陰德自險。所以聖人謂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

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功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

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

撝謙曰老子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强者莫之能勝蓋欲剛故柔欲上故下欲先故後欲張故翕冬令歲終實歲之始女子事男實子之母其道爲老人復命而嬰兒含和終則有始天行也○乾道用剛坤道用柔柔以藏剛剛以藏柔老氏言地德而不言天德故專氣致柔致虛守靜知雄守雌下人

爲先。寶慈守齋。皆母道也。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

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言左契受之義也。○問當其無有車之用。

曰。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輻而運轉不窮。○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事天治人。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

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个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个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擕謙曰。老子言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此言末俗行禮而浮薄。用智而穿鑿。

傷之也、所謂正言若反者乎。何以知其非薄禮也。觀曾子問所載與夫子助葬於巷黨一段、不欲以人之親痁患、其謹禮如此、非以禮爲不緊要之人也。欲知此意、須知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老子謹於禮而後禮、此夫子之所從以問禮也夫。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

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因循包容。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个虛無卑弱的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撟謙曰。老子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當時隱於柱下。譏於禮文。觀其於喪祭。兢兢不失。豈如後世養生者。惡一哀之傷生者乎。其意厭惡人之譊譊自異者。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豈肯於聖王同文之世。創立一教。聚徒千百
鼓動天下。若楊朱之爲哉。即老子一書。如所傳關
尹喜候氣而得之。曰。子將隱。强爲我著書。亦因而
成之。非老子之志欲著書也。世謂孟子不闢老子。
老子原無可闢。如今人並稱莊老。莊子是放全失
老子之道。○坤至柔而動也剛。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人見老子之翕也。未見其闢也。朱子謂緊要處
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老子原有此作用。近世
陽明用兵。其作畧多有些陰險處。亦近於老。是坤

德如此。聖人剛中之德。不喜如此。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

擕謙曰。老子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似乎大悖聖教矣。然吾以意逆志。以爲非深觀乎治亂之世之人情不知此也。試思聖人之教人以仁義。教人以忠孝。豈非因世之所不足哉。一家之中。雍睦和順一國之中。君令臣共。申生比干之行。何自見也。今

有國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子無孝名。臣無忠名。當亦孔子之所喟然而深與者也。末世囂競之俗。高尚節行。而矯激之風始熾。智者詐愚。勇者威怯。一家之中。一人獨稱孝子。則兄弟不安。一國之中。一人獨稱忠臣。則衆情猜忮。此非聖人之所欲也。然不得不激揚感發者。懼天下之人相率惰行。以流爲不肖之歸。其實躬履至德。民無得而稱者。爲聖人之上願。老子之說。未爲非也。○其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痛愚民不知生生之理而自陷

於務術。反若罪聖人者。所謂正言若反也。○程子謂老子雜於權詐。朱子謂老子害於倫理。若是害倫理。雜權詐之人。孔子決不從之問禮。○聖人之道。唯懼陰長。履霜堅冰至是也。老氏之道。唯懼陽長。物壯則老是也。○儒伸而能屈。老屈而能伸。剛柔以立本。變化以趨時。合鬼與神。敎之至也。○孔子天道之得中者乎。老子地道之得中者乎。魏伯陽有云。坎離者。乾坤二用。吾又於老子見之矣。○余嘗讀道德經爲之序曰。人之生也。非父何以敎。

非母何以養天地父母之大也自後天既生聖人蘊德不言遯世無悶而其道日崇然天顯地藏天實地虛若相非者故漢晉之爲老者絀儒而唐宋之爲儒者斥老互相抵排終非平允蓋老子坤道也得地道無成之義焉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以此讀老子之書庶有合矣夫漢晉之爲老絀儒則既失承天之義老子所謂言者不知正爲此等而後之志聖人之道知進而不

知退以自羅其亢殆非失養之故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則讀老而益知聖人之大陰陽固有相須之美也然造物之理陰不乘陽生人之經毋不敵父清談之盛也既以牛易馬無極之流也又以釋代帝昭昭列象若默運於天地之間有不容以或亂者是豈儒者之私崇其教哉三才並著而人道是虧斯爲智矣

釋氏

程子明嘗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
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
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
在其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
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
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
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
之害道。今雖故人有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
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耳。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

上不容有此理又曰他有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
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明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
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
周徧實則害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
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
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
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朱子答吳公濟書曰。來書言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竊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答詹兼善曰。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與呂伯恭書曰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毎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理之正也○或問儒佛同異其子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朱子辨之曰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

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此是欲以無本末有無者。混儒釋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滛遁之常譚。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一書有曰。釋氏之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又曰。黃蘖

一僧有偈與其母曰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滅絕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的說話○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儁魁雄傑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亦未是那

無文王猶興爵只是做个特立獨行的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窣窣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義觧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以上諸條疑是朱子説附入朱子諸條之下

撝謙曰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傳經四十二章聞西竺國有佛名瞿曇生於周昭王時其教大抵以清淨寂滅爲常無學爲道至晉而其說大行

神州陸沉。自後人主常有欲滅其教者。然終不能有崇其教而捨身爲奴者。國亦尋滅。至北朝頗之推作家訓。以爲周孔遠不逮佛氏。唯唐傅奕闢之於前。昌黎韓子繼之。自韓文盛行。而學者始有所依據。然好之者固日甚也。至宋如呂氏韓氏諸大家。皆崇之不衰。得二程夫子。力崇正道。而朱子大其傳。明興二百年。無敢以佛老之單言隻字入於經義者。可謂盛矣。於是天下之禪者痛心疾首於朱子。欲得而甘心焉。而陽明氏之興。則禪者翕然

不戒以孚亦其勢也竊嘗原其本而論之天地之至陰成於西南而西竺正當其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中國至交廣炎暑鬱蒸已大異河洛而況復南去幾至赤道之下則其地四時暑燠使中國之人移居此地當如魚遊沸鼎無可久安唯佛以至陰之性降生此地教之以虛空不壞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以至靜常住者爲眞心而彼身家念重淫殺紛紜一聆其說卽時身心泰然安穩此如大暑渴行之人而得哀梨何可

非也當時使聖人生於其地亦不能不從無學矣今中國則不然暑往寒來寒往暑來其人能動能靜以中和爲教以生生爲本偏動則不成偏靜則不生故唯時中之聖人能盡其道此所謂布帛菽粟何可一日廢也故西方之佛不可闢而中國之佛可闢也然中國當唐虞三代之時方內乂安生民和樂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父慈子孝夫義婦從室家和睦兵革不試此其民雖驅之從佛亦必不從至於後世生養不遂教化不行有父而不養其

子者有子而不養其父者有室家相棄而無所歸者兵革繁興有連州屠戮者有辱及母妻者民當此時不復有生人之樂而歸於空門以盡其命因以其說化世人之貪淫殺奪妄欲不已者苟有是人吾猶將禮之方外而安得闢之但中國之所以至此者皆由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少而不學長而無聞遺棄人倫物理以狥其私欲任其偏見甚者則掊克百姓之膏脂以飾佛宮之金碧而自以爲功德是以天下大亂四民失業故釋氏之徒其崇

佛者不可闢而孔氏之徒其崇佛者深可闢也然使世之學者雖讀書婚宦而終日周旋於伽藍之宇喜誦佛號精研釋典而號名鄉里勤爲護法此不過爲釋氏之檀越施主居士而已如人之好食水晶或病淸冷亦未嘗有害於聖教也唯是有人焉誦聖人之詩書以致身建成大名欲招聚天下之生徒以爲天下之師表矣而於庶物猶未明人倫猶未察也遽取楞嚴金剛之說以附會於聖訓之一二語而以爲天下之理有不必學者凡後生

小子欲從事於孔氏之學者往而問道焉皆告之以不思不勉之妙以爲凡聖人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但以求至於心空之地而吾苟至於心空則天下之事物可以不必審察從心所欲而無不得其當於是天下之問途於東魯者莫不奔趨於西竺而先聖人之所謂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者莫不詆爲支離未瑩之談而孔子之道熄矣於是天下雖有渾然質厚之君子一入其說則莫不師心自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儒而好佛者不必

闢。而以釋而爲儒者。深可闢也。然中國之人性本明通。辨於是非。若竟以西方本致施之中國。必不能行。自達摩之入也。變靜爲動。不立語言文字。以棒喝爲教。凡儒士之與之言者。皆無所用其辨說。則莫不訝然失其所恃。夫俗儒於中庸之道本行不著。習不察。所恃者詩書耳。至其闢見不足恃。於是以吾之所學者果非也。乃俛首而入其教。凡梵音咒語。不可解說之談。敬若神明。而大聖人平正通達。千萬年垂訓之典。謨。不以爲章句。則以爲糟

粕而六經雖存而實廢羣天下少年之士一志於道即進祭□喫茶□竹箆之說以亂其是非而鶻突其心志亦已甚矣又中國之人本好婚宦生養有功有名不樂槁寂而先儒之闢佛者每以爲清淨寂滅不足開物成務於是禪伯之欲雪此言者不講出世而講入世侃侃而談者皆機權作畧反詆吾儒之迂疎無用爲吾儒者亦未知聖人之道以忠信爲主以事功爲用亦欲效鉛刀之一試而邪務其心術以就功利又聖賢經濟雖嘗兢

事上歷練然必學古入官尚友論世方通於古今而無弊今乃鄙薄學問之士為章句之儒而所見所聞不過末俗機變儇覺之習於是曹操桓温輩駸乎登孔堂而講學故以禪為禪者不必闢而以覇為禪以禪為儒者深可闢也闢之何如明其在我而已矣○人性有神有鬼能識者神能記者鬼遷流者神確靜者鬼今釋氏賊識神惡輪轉去眼耳鼻舌身意悉歸於無鬼之盛也○佛以无生為樂萬物不足以動其心極其性永無生理但陰性

大慈孳孳救物以此一念遂將煅於猛火之中成西金之質而爲萬物之母○天下之靜物至剛而至順者莫若金也百煅而不變可不謂剛乎唯人所革無不從範焉可不謂順乎天下之動物至剛而至順者莫若牛也力舉千斤可不謂剛乎唯人所役無不從欲焉可不謂順乎佛道如是○老氏內守中外不見可欲滅外故人幽而不息生內故保陽而續生釋氏於內外無不滅也○老與釋皆陰也然老柔而釋剛者何也水陰中有陽故柔也

氷陰中無陽故剛也○佛謂衆見皆爲眚妄吾試問佛目眚之人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旣有眚妄何不夜見燈光別有卉木灼艷紛華由此言之眚病之中亦有誠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出於冥智出於鬼佛知鬼而不知冥故曰識性無源由於六種根塵妄出其所言智皆是藏往故曰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又曰如重睡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即其夢時

自怪其鐘爲木石響其形雖殊聞性不昏所謂縮通來事殊緣夙心堅守記性以爲眞常棄諸識性不使流轉○中庸言至誠無息故生物不測於穆不已楞嚴言大地山河因虛妄終而復始一以爲誠一以爲妄儒言父慈子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佛以父母子孫相生不斷以欲貪爲本乃欲滅之雖偏方所生成此偏性一生一滅乃欲合而一之戚矣○人不可生物不可殺禁人倫生育之源滋異類日長之勢使普天之中如此者五十年

則往來者唯禽獸矣○佛之禁殺非貴獸也謂人獸相變嫌其同類也吾儒則不然所貴人性者貴其異獸也聖人誅奸除宼豈非人哉以禽獸之心食禽獸之肉則不可以服禽獸○聖人不廢殺所以成生生之大德佛氏諱言殺極其成就乃至於不生○佛教之入也止陽之過也萬物皆致養焉其變而爲宗也所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歟○聖人徵人不徵鬼故所言皆其長也佛氏明鬼不明人故所言皆其消也何謂徵人不徵鬼三綱五

常陽道也人道也何謂明鬼不明人三塗六道陰道也鬼道也以人道前民則萬物日伸以鬼道前民則萬物日屈○聖人哀諸鬼之在於冰室佛氏哀衆人之在於焚室○佛言大地山河皆見妄所生而其書所謂面放日光頂出寶蓮世人則從而信之非見妄之尤者乎○佛經多妄僞由於譯者欲其教之速行耳

南北道統論

嗚呼天地之道動靜而已矣凡曰有曰實曰感曰生

皆動之類也。陽也。剛也。凡曰無曰虛曰寂曰滅。皆靜之類也。陰也。柔也。此天下人之所共知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善。動靜各任其偏。則惡。故聖人兼體陰陽。而御之以道。道者。時中而已矣。中有定位者也。有定位則靜矣。時中無定位者也。無定位則動矣。一動一靜之間者。中也。人之性也。故性發而爲情。情斂而成性。先後無端也。中原之地。北爲陽方。南爲陰方。古帝王以剛中御世。都乎北而未闢乎南。自王道之衰而吳楚始強。至漢而南方悉闢。自江右王弼之易行。羣偷

玄虛晉遂以牛易馬去北都南至劉宋而南北並帝莫知所主也隋史有言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則當時所尚可見也二氏盛行於中夏微旨敝之雄文衞道天下安知崇孔氏乎濂溪以後學者始內求性命然而有可言者明道伊川皆生中州一近柔中一近剛中而皆南學於道州自龜山之還吳明道曰吾道南矣其後豫章之未發新安之中虛猶道州之主靜也元人稱南有吳澄北有許衡而許之力主剛方吳之專崇覺性亦若有地力焉以擠

謙觀之。南多暑氣。發而不斂。則以靜為宜。北多寒氣。斂而不發。則以動為宜。合古今論之。則剛中者大亨。柔中者小亨也。先剛中而發柔中者。天德之无首。樂柔中而憚剛中者。陰德之包承也。此其學不始於後代。自夫子之教顏子曰。博文約禮。其教仲弓曰。主敬行恕。先儒以顏為乾道。仲為坤道焉。又其次者。游夏皆稱文學。而游生南方。教先重本。夏生北方。教在循序。在聖門而已然矣。豈非氣囿陰陽。習常罔覺哉。昔天子建都南極。因世之變。有中道焉。嗣其後者。偏柔

失位靖難北來並建兩都南虛北實及明之中爰正先師之號龍德先天嗚呼得之矣正嘉之間文盛陽過陽明王子幼學於程朱長化於佛老乃以無學之道齊而止之原其意蓋深病世之文士講習而不行遂欲以師心之行廢推致之識其廓清榛莽不爲無功然其學得於西南化被中土遂擠離而蝕之其徒龍谿變顏氏之屢空爲龐氏之心空以章句爲厲戒混儒釋爲一家於是孔氏之學明而復晦嘗佛氏之盛好者以爲遠非周孔所及迄聖教著明則無敢爲

此說者宋之大慧教張侍郎以禪語解經而內潰之至今日而其術大行矣夫道州主靜之言承感動之後非偏靜也新安中虛之教爲存主之功非廢學也於是猶以爲未瑩猶以爲支離而必欲直造禪宗後稱大覺豈知去西逾近去中逾遠哉愚以爲前世南方之學者北學於中國而後世雖程許之賢皆南學焉信乎其有時也然寬柔之人多不能自立而都乎南者每廢乎弱雖能立者亦不能久豈易所謂剛失位而不中爲不可大事者歟學者之事性但當明其

德性有靜有動而仁義禮智之德則貫乎動靜之間方其靜也渾然中氣雖無五德之迹而其體具存及其動也發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無過不及乃見人性之爲中雖動靜之發隨時與地而互易焉而五德者不易庶乎其不偏於剛柔而不與南北之强同議矣化偏爲中其今日此書之指要歟

北方之學卑而實南方之學高而虛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學必由卑以達高其子弟必循循於章句訓詁威儀揖讓以漸至於上達世之將亂也學必矜

高以駢甲其學者多脫畧行誼不屑章句好言虛無以爲超悟此兩者陰陽勝復循環迭至極其所屆雖各有其弊。然矛[illegible]之原不可不識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史學

朱子曰。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

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様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之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發

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个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動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

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个好的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子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都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

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於淺陋踈畧之子長亦惑之甚矣〇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以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〇通鑑例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

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問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何如耳○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有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

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未得正統及始皇併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个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

只如傍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何如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統屬的道理南

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綱目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爲魏王。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

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子由古史舜記。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

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妄誕而不足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辨之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心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

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

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論史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巳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取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僞謙曰。以荀息之智。能料虞之君臣成敗。明如指掌。而不能料通國神人之憤。能不愛死於君歿之後。而不能直言於君在之時。真有不可解者。此亦無他。貪一時之寵榮。甚於愛身耳。

問子産。朱子曰。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

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撝謙曰。孟子言不得罪於巨室。亦是此意。大抵得政之始。便與豪强作對。多行不去。如孔子爲政於魯。全以季桓子爲助。及桓子有異。孔子只得去了。

西山眞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

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溺。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唯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

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問阡陌。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个橫一个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个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

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閒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問藺相如。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

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

撝謙曰若國家重寳被人脅去不敢與抗將來將相羣臣皆莫敢自固誰肯事此小朝廷宋以佗胄首畀金其亡勢已成於此然如相如所爲亦大非體吾謂爲趙者亦數言而決耳復命於使曰一璧

至微也。煩大國以使來。敢不承命。然先人之守器也。寡君不敢擅以奉君。至大國城邑。小國安敢妄貪。恐冀非望之福。以徼厚禍。寡君敢辭。如是則秦人亦無辭以興師。縱使以一璧之故興師。則士民必不直其君。難以冀勝矣。

又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强。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以結漢之懽心。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

就戮耳。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撝謙曰。高祖之不孝。在不先安太公於關中。而先置酒高會。若此。已先有不顧其父之意。至分羹之語。蓋故作忍心之言。然豈無可以正對者。而爲此梟獍之說。若以余意。不若直謂之曰。吾今日騎猛虎。安可中下。吾下汝則父子俱就戮耳。吾攻汝。汝殺吾父。吾不攻汝。汝亦殺吾父。吾寧攻汝。爲報仇之兵。爾且吾與汝俱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戰勝

獲汝。置汝善地。不汝殺也。封汝子以大國。汝茍殺吾父。吾磔汝於市。族誅不赦。如此答之。亦正。羽茍肯還吾父。雖退守關中可也。人已赦吾父而還之。吾不之德。以德爲怨。擊而殺之。雖謂有分羮之心可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卽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過三年耳。

㩦謙曰。以愚言之。赦父之恩。不可忘也。雖終身無

取可也。天命苟歸吾以羽之暴自當有取之者。何急焉。子不云乎。以德爲怨。刑戮之民也。曰然則張良勸之何如。曰良自爲韓成報讎。爾此黃老毒手。非正道也。

或問肉刑始於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今獨留肉刑以濟

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盡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或問漢宣帝言漢雜王霸此說也似是朱子曰宣帝也不識王霸只是把寬慈的便喚做王嚴酷的便喚做霸

楊謙按以善養人者王以威服人者霸雜霸王道用之此一語微獨漢自三代後恐皆出不得此語

龜山楊氏曰張良蓋始終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

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南軒張氏曰。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

食生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丞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問魯兩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盜儒術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耐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

或問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否朱子曰

此軍法。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誅郭解。是也。此三事得大臣之體。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猾忿褊廹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

其狷忿褊廹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幾難與成功

或論疏廣疏受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不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的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書揩其進之不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

格正救之風或鮮矣。○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遙。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

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邃大周密。授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囘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涑水司馬氏曰。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未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

朱子與何叔京論光武事曰。成哀以下。即陵爲廟。似

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

又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的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才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

的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鹵潤略而能有成者。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亦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

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楊謙曰。孔明有不純正處。如教後主以申韓等書是也。先主東征。孔明之諫此極可曉。孔明是大臣其論此事。必造辟密言。見先主意決。只得奉行。不敢有二。而歸失於君。此大臣之體。不然何以追嘆法孝直。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楊謙曰。孔明自言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今之稱孔明用智者。正與相反。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意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乘。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幸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

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母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擕謙曰太真以涕泗詐王敦此等事皆君子所不能爲吾終疑其心○王坦之謝安兩人人皆優謝以坦之倒執手板不及安雅量耳不知此其小者安碁功之條不廢絲竹坦之致書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眞宰相之言

臨川吳氏曰人道三綱爲首靖節先生一身而三綱

舉無愧焉。志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旣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楀謙曰此論最快然中宗既廢此一天子置之何地○晉曲沃武公殘同氣以取國至獻公乃盡滅桓莊之族獻公之子九人唯存一重耳遂詛無畜羣公子而晉無公族卒爲六卿所分唐太宗驅除兄弟及身而有承乾之變天假手於武氏盡殺其子孫祇留一二其後如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殺建寧世有此禍何異鱧魚之自食其類也天道之不爽如此何二唐之相似也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

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祗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

討論終不成和這个也不得理會○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得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

朱子曰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序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曰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此也公之子堯夫乃不以爲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

亦不載。疑亦蕘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旣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

撝謙曰。說文正公心事極明。然呂公後舉。恐亦是

舉鄭公使遼之意。忠宣竊見此旨。故不欲言其父

懽然與之相得。此亦人子之心。不妨並行。

程子曰。溫公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擕謙曰。司馬公社稷臣。其言祚宋。在國家起見。若

聖人自是在生民起見○近甲申之變念臺劉公至杭諸生聚問此變眞否劉公答曰臣子之義不忍言眞余後以此問問友人謂宜如何答或言眞或言未眞乃嘆公倉卒之言發於至性如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曰

安石傳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撝謙曰安石立法之誤。尚有限。其大誤在衆君子不行其法。而乃引用小人以敵之。如此。則雖果周公之法。亦必敗矣。大抵會做事人。必有同事之君子。無其人事雖當不可爲也。宋祖欲遷關中。太宗與趙普爭之。只得止了。嘆曰不及百年天下民力竭矣。蓋太祖雖遷。須要此二人守成。二人不肯遷

亦何益。故止此英雄舉動未嘗任意也。

先儒史論載於大方者多矣。採其要者著於篇。言雖寡思過半矣。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五終